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已亥。

諭軍機大臣等。朕思陸路與逆夷接仗。當以大小礮位為先。繼以擡礮擡槍。又繼以鳥槍。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禦其火槍為要。欲禦其火槍。我兵人各執兩層籐牌。夾以牛皮。復用水浸透之。牌可以抵禦火槍。一手執鉤連槍。蜂擁前進。有籐牌以敵其槍箭。復以鉤連槍鉤取逆匪足脛。令其顛撲。又繼以刀矛手奮勇砍孔。似能得力。而又有馬隊相機衝勦。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即仿照前說。認真演試練習。以資得力。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六月初八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查探逆船蹤跡一摺。鎮海等處逆船。視前為數較少。該將軍等現雖暗中驚擾。究未能大加懲創。著密飭員弁兵勇。多方牽制。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設法進勦。並嚴飭各海口要隘。嚴密防範。毋少疏虞。逆船蹤跡。仍隨時探明具奏等因。欽此。

竊查唊逆船隻。自五月以後。由閩粵駛來。並招集各夷。陸續增添至八十餘隻之多。現在往北駛向江蘇洋面及福山焦山一帶滋擾者。共有六十餘隻。其昭寶山除仍停泊夷船二隻外。山後時有大船火輪數隻。忽來忽去。山上盤踞夷匪約有千名。其定海地方。由孥等密派妥員。連次潛

往查探。臺據稟報竹山門停泊夷船八隻。衙頭停泊十二隻。蠏峙港停泊二隻。其前被沈沒之火輪船一隻。大桅尚露出水面。該逆每日駕船數隻。前往打撈。刻下尚未救起。外有漏壞船數隻。停泊近岸。每日雇夫戽水。其間逆船八九隻。餘俱呂宋船隻。聞係唤逆糾結而來。定海城中。亦多係此項外夷代為守城等語。查逆夷滋擾江省。雖現經兩江總督牛鑑參贊大臣齊慎等。扼要防守。究恐路逕江闊。未能處處周密。況近日已來。已有船隻竄入鶯鼻背園山關。漸近焦山。並有直犯江甯省城之信。此時鎮定船隻較少。奴才等急思乘機進取。擣其巢穴。惟查梅墟及蜀山渡。一

帶。為甯波餘姚要害地方。李等前曾派員前往釘樁築壩。奈梅墟洋面寬至百丈以外。深不可測。且逼近招寶逆夷仍時來窺伺。勢難措手。其甯波迤西之蜀山渡。河面亦屬寬深。惟陳山渡河身較窄。而亦寬有六十餘丈。深六七丈不等。若釘樁拋石。估計經費。非二十餘萬不能完工。且潮汐起落不常。誠恐難於堅實。反成虛糜。曁經委員覆查無異。是以未經動工。今擬乘機攻取。分起進兵。仰賴

皇上天威。若能指日收復。自足張撻伐而快人心。特恐該逆既被我兵驚擾。即將大幫船隻退回救援。而甯鎮一帶實無險要可守。該逆若復乘虛竄入。不惟甯鎮仍被蹂躪。即餘姚

慈谿亦屬可慮。奴才等再四籌商。現在逆夷勢甚猖獗。其意
竟欲竄入長江。阻截南北道路。必須設法牽制。此時浙洋
逆船較少。誠如
聖諭。正宜乘虛進勦。使彼不敢肆意鴟張。其甯鎮等處。曾被逆夷
蹂躪。較之大江內地。輕重究為懸殊。奴才等現派官兵守禦
偵探。若該逆果因我兵進攻定鎮。護其巢穴。連䑸折回。復
竄入內港。即甯郡難於固守。惟既萃聚一處。專力進攻。較
之各省分兵守禦各處。似為辦理稍便。自未便因甯鎮一
帶。無險可恃。慮及防禦之難。任其在江省猖獗。第浙省甯
鎮之外。其餘口岸亦復極多。均宜固守。除乍浦現在無虞

重兵防守外。所有三江濵海及紹郡之曹娥上虞一帶。在
在須兵防禦。而省城為根本重地。其海寗尖山七堡及嘉
興等處。尤宜重兵屯集。方免意外之虞。現在浙省調到客
兵。連次撥赴江省。共計六千三百餘名。所餘九千餘名。駐
守省城。並分防各隘。兵分力單。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茲復據江寗將軍德珠布。兩江總督牛鑑。咨稱再
撥兵二三千名前往接應。並鈔寄奏稿。亦有再行飛咨揚
威將軍遣兵來援等語。奴才等查江浙地方。均係
朝廷疆土。且復脣齒相依。亦何敢稍分畛域。惟浙省現擬進勦
尚恐兵力不敷應用。其勢實難再撥。奴才等十分焦急。通盤

籌畫。浙省雖口岸煩多。處處須防。以刻下時勢而論。尚不至如江省尤為危急喫緊。因於各要隘分防處所。詳細考覈。惟查有談仙嶺一路。逼近乍浦。前因乍浦失守。該處係陸路入省要道。撥兵三百餘名。在彼屯守。此時該處尚非最要地方。似可撥調。但為數較少。仍恐於江省防堵無益。復行公同商酌。擬將此項官兵。就近撥歸海寗州。分派防禦。即將現駐海寗州之壽春鎮兵撥調五百名。札飭迅赴江蘇。聽候兩江總督差遣。以應急需。至談仙嶺亦未便任其空虛。㕘等現仍設法抽撥。俾資防守。此項赴蘇官兵。已係於無可抽調之中。勉强撥出。統計撥赴江蘇官兵。已有六

千八百餘名。嗣後如江省再行咨撥官兵。實難再調。並請

旨敕下該將軍等。如江省夷船退出江面。所有由浙調蘇官兵。尚

須酌量撤回。庶於浙省軍務無誤。奴才等此時一面即從浙

朱批此舉亦是

省進兵勦襲。牽制其後。或可少解江省之急。現已密派文

武員弁。分向各路。查看要隘沙線。嚴飭守禦各官。加意防

守。一面飭令水師將官及鄭鼎臣等。督率兵勇。豫備大攻

船隻。相機暗進。並飭令帶兵帶勇各員弁。分起由陸路暗

中前進。揀擇距招寶山較近地方。妥為藏伏。但海上風潮

無定。遲速難以豫期。總俟風潮順利。先由水路設法攻襲。

陸路兵勇。即乘勢進攻招寶。俾逆夷首尾不能相顧。或可

破其巢穴。即使該逆大幫船隻。聞風退回。知鎮關以內。並無水師船隻阻隔。又復進擾寧郡等處。李等亦當激勵將士。合兵攻勦。以期聚而殲旃。萬不敢坐失機宜。上廑

硃批。[illegible]

聖慮。所有調撥兵勇。密籌進勦。設法牽制逆夷緣由。謹繕摺由驛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調撥兵勇設法牽制一摺。現在逆船已入大江。江寧省城危急。浙省進兵牽制之說。恐已無及。該將軍仍遵前旨。暫行駐紮王江涇一帶。聽候消息。儻江寧事仍緊急。即著星馳前往。酌量堵勦。其所奏撥調壽春鎮兵五百名。迅赴江蘇。聽候該督差遣之處。著照所擬辦理。

又

諭。逆夷闖入大江。鎮江失守。江甯揚州等處。防堵宜嚴。所有江北一帶地方。已諭令麟慶帶兵堵禦。惟瓜洲口為軍船回空必由之路。若屆時不能前進。水手縴夫。聚集一處。恐滋事端。不可不早為籌及。現在南糧抵通。軍船已有陸續回空者。著朱樹不必押運北上。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沿途察看情形。除江北各幫。就近可以歸次外。所有各省回空軍船。著於黃河南北一帶。酌量寬闊地方。分幫寄泊。並剴切曉諭。妥為安置。仍隨時認真查察。俾無恃眾滋弊之事。其如何嚴密防範之處。著該漕督悉心妥議具奏。

庚子。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於六月十六日。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逆夷猖獗。有由揚子江直犯江甯之謠等因欽此。伏查

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以江陰縣鵝鼻嘴

為要隘。臣於初七日奉到

諭旨。飭令會商防守。遵即移咨商辦。適常鎮道稟逆夷船隻已於

初四日駛過該處旋據揚州府江都縣等稟稱夷船已過

圌山。逼近瓜洲。經運司飭將減運糧船。用竹簍麻袋。實以

土石。在內河扼要之三汊河。沈船填塞。特揚州存兵甚少。

請即添調協防等因。臣以事關緊急。商之漕臣。各抽撥兵

百名往援。旋接督臣咨稱。運庫有銀一百三十萬兩。請代收存。隨經委員解到。臣即飭分貯河庫。及淮南府庫。並截留前調右營兵五十名防守。以昭慎重。隨選弁改裝。密赴江口一帶。偵探情形。茲據稟查得瓜洲城內。居民遷徙一空。其大小兩口。各有三桅夷船停泊。江面有三板夷船遊弈。十一日。見有火輪船二隻。駛向西南上游而去。當至三汊河查看沈船處所。有江都縣知縣彭以竽庫大使宋佩紳在工督辦。船已鑿沈。兩頭築壩。中留小口。可通船以便商旅等語。臣思逆夷猖獗。不可不設法守禦。而其法誠如

聖諭以縱火為要。是以先曾密派河營參將呂邦治。馳赴下游。會

同署江防同知雷體乾。察看通江港汊情形。測探水勢深淺。或設法堵塞。或扼要埋伏。如有杉板船闖近內河。即就近用存工料。分裝小船。乘夜火攻。又選派外南營守備黃佩。採辦木植。以備紮筏縱火。及籤樁攔截等用。並又派三江營守備支振業。馳往揚城。收買竹頭木屑。雜用柴草。儻遇火輪船到。趕就河勢灣曲之處。順流放下。以滯其輪此外尚思有洩水阻淺一法。已飭呂邦治。親赴揚河廳屬將兩岸涵洞閘壩全啟。隨赴揚糧廳。本擬盡放歸江去路。適值江水陡長丈餘。須防內灌。先放壁虎橋等四處。餘再查看江潮長落酌辦。又高郵四壩。洩水入海。最為便捷。特

下河早稻尚未收穫。一經啟放。有礙民生。仍飭暫緩。如果
夷船敢入內河。趕即啟壩。使河水陡落。以膠其舟。即派該
參將會同淮揚道權其輕重。相機酌辦。惟是揚州居民聞
夷船入江。紛紛遷徙。比來清江浦戶口日增。米糧日貴。深
慮宵小竊發。是以趕將河營上兩年所團河兵。選調來浦。
派中軍副將秦攀著。會同淮揚淮海二道。督率操練。藉壯
聲威而資彈壓。今奉
諭旨嚴飭防堵。臣受
恩深重。益當竭力籌辦。惟江北兵單。人心恇怯。清江浦為水路咽
喉。五方雜處。並無城垣。且有河庫。今更添運庫移貯銀兩。

深慮慢藏。又時屆大汛。河湖長水。修防喫緊。臣刻不可離。至揚州為財賦之區。聲名素著。逆夷必定垂涎。防守匪易。查兩淮鹽運使但明倫平日辦事認真。商民愛戴。現在運庫銀兩已移。且泰壩停運。儀徵停捆。鹽務事簡。所有揚州府防堵事宜。應請

旨責成但明倫督辦。其高郵一帶。為北來要津。四壩均在境內。且距該管鹽城縣射陽湖海口不遠。應責成淮揚道恩齡專駐接防。其黃河灌河等海口。及海州青口鶯遊門等處。本係淮海道所轄。設有夷警。應責成淮海道趙廷熙馳往督防。臣居中策應。務期協力同心。籌畫萬全。不留罅隙。仰副

聖主委任之至意。獨是前因京口文報不通。地方官詳請改途儀
徵。今又不通者三日。自係沿江均有夷船遊奕之故。現在
督臣牛鑑。已回江甯。聞提臣劉允孝。亦帶兵趕往。京口有
參贊臣齊慎駐紮自可無虞。特夷船不退。南北隔絕。運道
民生鹽務河工。所關均非淺鮮。查由江入河一路。係揚州
河標漕標淮安等四營地方。額兵本少。又經上海等處屢
次調防二千餘名。更形單薄。現在留防蘇州地方。自應移
咨調回。無如大江不通。一時難到。而附近之徐州鎮兵亦
多調防。江南狼山鎮兵。兼轄江海。河標之廟灣佃湖。漕標
之鹽城。海州。東海等營。各有海口。不容輕調。是現在江北

全力。言守尚難。而夷船在江。勢不能不厚集兵力。設法守禦。似應先事豫籌。合無仰懇

天恩。在江南連界之山東河南營分。酌調一二千名。多攜擡礮揀派幹員。管帶來清。再行進駐揚州。相機辦理。庶於大局有裨。

麟慶又奏再欽奉

諭旨。如兵力稍單。趕緊團練水勇等因。仰見

聖慮周詳。垂慈體恤。曷勝欽服。惟查熟悉水性之漁丁蛋戶。多住海濱。清江相距稍遠。若招募鄉勇。又大半係潰散之餘。其氣已餒。戰守均不足恃。且易聚難散。徒滋糜費。是以臣遵

團練水勇之

諭。仍擬用舊練河兵。特以伏汛責重修防。祇可選調四百名。各有（奉批。有差委。）

原伍。約束較易。獨是上兩年團練。飯食器械等用。均係臣

與道廳捐辦。今既調集清江。計每日飯錢等項。需用數百

串。現在雇船採木。置備軍火。在在均需經費。力實不逮。查

清江官紳。曾有捐輸海疆銀八萬三千三百兩。現貯河庫。

合無仰懇

天恩。先將此項。作為此間軍需團練之用。由臣覈實經理。事竣仍歸

江蘇省局稽覈。彙總報銷。

諭內閣。李湘棻著馳驛前往清江浦。會同麟慶。辦理淮安揚州一

帶防堵事務。所有彈壓回空軍船事宜。並著會同朱樹辦理。

又

諭。但明倫著賞加按察使銜。所有揚州至清江浦一帶。防堵事宜。即責成該司悉心妥辦。遇有應行陳奏事件。著准其單銜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籌防江北河道。以杜夷船內竄情形一摺。覽奏均悉。逆船入江滋擾。江北兵單。清江浦為水陸咽喉。五方雜處。今又添運庫移貯銀兩。時屆大汛。河湖長水。修防喫緊。在在均關緊要。麟慶在彼彈壓調度。不能遠離。自係實在情形。前有旨諭令狼山鎮總兵順保與該河督籌商。扼要防堵。復飭令河南南陽鎮總兵都勒豐阿先帶練習親兵。前來策應。本日復

降旨。飭令鄂順安挑選精兵數百名。又諭令托渾布麟慶挑選曹州兗州兩鎮兵丁一千名。或數百名。均攜帶擡槍擡礮前來。交麟慶調度差遣。各路兵丁到齊。已數調撥揚州為清江浦門戶。且為江北藩籬。必須將該處保住。江北始獲安全。著麟慶即將河標所轄。及河南山東陸續已到各兵丁。分撥揚州各口岸。嚴密防範。勿令逆船駛入。但明倫已賞加按察使銜。所有揚州府防堵事宜。著即責成但明倫督辦。並飭令淮揚道恩齡淮海道趙廷熙各就所管地方。分頭堵禦要隘。毋稍疏虞。所奏夷船入河。趕即啟壩。使水陡落。以膠其舟。著隨時體察相機酌辦。至京口儀徵。為文報必經之路。牛鑑現在守衛江甯省城。勢難遠

及。清江浦至儀徵尚近。其應如何派員接遞。或改道行走。俾無貽誤之處。著迅與程矞采會商妥議。又另片奏軍需團練動用捐輸銀兩等語。著准其動用報銷。

又

諭。現在嘆逆攻陷鎮江江北一帶。防守緊要。著托渾布麟魁迅速於兗州曹州兩鎮內。挑選精兵。或一千名。或數百名。並選精良器械。多備擡槍擡礮。即交趙光璧管帶。迅赴清江浦會同麟慶協力守禦。毋稍遲誤。所有兗州鎮篆務。著該撫等派員署理。至擡槍擡礮為行軍要需。並著該撫等。仍飭所屬多為製造。以備隨時調用。

又

諭。前有旨令都勒豐阿迅赴清江浦。會同麟慶協力守禦。並著鄂

順安挑選精銳兵丁數百名。豫備精良器械。聽候麟慶等調撥。

計此時都勒豐阿定已起程前往矣該逆攻陷鎮江。江北情形

極為喫緊。著鄂順安即將所挑精銳兵丁數百名。派令曾經出

師之員。迅速管帶前赴清江浦。並著多備擡槍擡礮。一併帶往。

交麟慶等撥用。毋稍遲誤。

江蘇巡撫程矞采奏竊照逆船四隻。於初十日駛至京口

江面。在後大幫夷船。亦陸續駛進焦山口門。並將瓜洲江

口。用船封固。業經臣於十三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茲據

常鎮道周頊等禀稱。十三日。逆夷將船隻排列江邊。約有七八十號。十四日辰刻。夷匪自江口登岸。直趨城邊。先用大礮轟擊。又用雲梯越進北門。我兵上前接仗。因勢不敵。紛紛潰散。京口副都統海齡。在城内抵禦不住。當時遇害。鎮江府城即已失守。府縣不知下落。參贊齊慎。署提督劉允孝。退至新豐鎮。該道保護糧臺。退守丹陽。適署京口水師副將孝順武。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自江陰趕到。隨將沿河要隘。會督地方官堵塞。設兵防守各等情。臣接閱之餘。忿恨交集。該逆闖入江南洋面。先已攻陷二城。兹駛入大江。鎮郡又已失守。此等猖獗情形。較之在閩浙時更

不相同。現在南北咽喉。已經梗阻。儻再乘風西上。則江甯旦夕可危矣。督臣牛鑑所調由浙赴蘇之江西官兵一千名。雖已由九江鎮李鑄管帶前往。兵力尚形單薄。且江面阻隔。礮位亦未解到。署提臣劉允孝所帶湖北兵丁。先經牛鑑奏明馳赴江甯。嗣道出瓜洲。因京口地方喫緊。參贊大臣齊慎奏明。暫行截留防守。今鎮江既已失陷。江甯勢甚危迫。臣現已咨商劉允孝。即將所帶官兵。剋日馳赴江甯駐紮。以備不虞。至鎮郡濱臨徒陽運河。水勢淺窄。該逆大船斷難深入。而丹陽壤接鎮江。儻不加意備防。則杉板小船。亦恐內犯。臣復咨商參贊大臣齊慎。將所帶四川廣

西官兵。在於丹陽以西地方。擇要屯紮。既防該逆四竄。並可安撫難民。其江陰之鵞鼻嘴地方。尚有夷船數隻寄泊。徐州鎮臣王志元所帶官兵七百名。已調赴江甯省城協守。誠恐該逆乘虛闖入。則縣城尤屬可虞。該縣相距無錫僅數十里之遥。無錫更與蘇州切近。萬一江陰有警。蘇城更覺動揺。正在萬分焦急間。適揚威將軍派撥之廣西兵丁四百五十名。行抵蘇省。並有先到蘇州之廣西兵二百五十名。均屬驍健。是以臣復行咨商

欽差大臣耆英。統帶該官兵等。在於適中之無錫縣皋橋地方堵禦。則東可以顧蘇州。北可以顧江陰。即西至常州丹陽一

帶。亦均可為聲援。抑臣更有請者。儀徵縣上接江甯。下連揚鎮。本為捆鹽之地。梟徒出沒無常。自逆夷駛入京江。臣深恐其乘機竊發。即經諄飭該府縣。擇其壯健可用者。募充鄉勇。按日給發口糧。雖於保衛地方。未必全能得力。而口食有賴。或不致勾串夷匪。另滋事端。（硃批。實係必須之事。）茲聞夷船停泊老河影地方。該梟徒等已漸形蠢動。則團練之舉。是否有濟。尚不可知。容俟再行體察情形。妥為籌辦。前次調防海口之奇兵營兵一百四十名。現已撤回該縣地方防堵。並為彈壓梟徒之用。惟揚州相距瓜口匪遙。鹺貫稅關。洵為江省菁華之地。且運庫錢糧不少。萬一該逆分艘竄入。關繫

尤非淺鮮。前因漕。河兩標兵丁。均各派防海隅。未能分撥。嗣逆夷堵截瓜口。閭閻倍覺驚惶。河臣麟慶於無可調撥之中。酌派河中營兵五十名。河右營兵五十名。飭令將弁管帶。馳往守衛。第該郡文職。除運司知府外。別無大員駐紮。現在情形十分喫重。臣在蘇城。亦萬難分身。已飛咨河臣麟慶酌帶弁兵。移駐該郡城內。以壯聲勢而定民心。相應奏明請

旨。敕下麟慶即日前往揚州。實於地方有裨。

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矞采奏京口失守情形。並請飭麟慶帶兵移駐揚州等語。現在該河督因時屆大汛。修防喫緊。不能遠離本

日已降旨責成鹽運使但明倫專司揚州防堵事務。並加該運使按察使銜。准其單銜奏事。至江北一帶。防兵短少。已飭河南山東調兵前往應援。該二省兵未到以前。該撫先行體察情形。妥籌團練。並飭但明倫帶領兵勇彈壓奸徒。勿令釀成腹心之患。其江陰洋面。尚有夷船停泊。該撫已將浙江撥到之廣西兵丁七百名。咨交耆英統帶。在無錫縣地方堵禦。以防該逆乘虛闖入。著照所議辦理。至副都統海齡遇害。該府縣尚不知下落。俟查明確實。再降諭旨。

盛京將軍禧恩奏。竊照六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內閣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禧恩奏嚴防後路。扼要拒守。並籌辦軍火一摺。著即照所議
妥辦。並飭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外尚有
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
即飛咨哈哴阿。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勦。
亦無不可。仍當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襲。攻擊方可得手。至蒙
古兵丁。著即分屯邊外遊牧。該三盟之兵。應調與否。著禧恩酌
量情形。隨時妥辦等因。欽此。伏思
盛京地方。誠為緊要。而所屬海口情形。亦各有不同。西路如
錦州之天橋廠。雖係最要海口。而灘長水淺。間有礁石。距
城六十里。處處可以設法藏兵。現在高橋等處。駐紮吉林

黑龍江兵各五百名。切近該處海口。足資聲援。又有錦州

副都統祁僑常川駐紮海口。督同委員及地方官等。嚴密

防堵。可以放心。南路則金州復州海口最多而最要。二十

年秋間。夷船前赴天津。曾到該處洋面遊奕。測量水勢。更

應嚴加防範。然復州海口。距城五十里至百餘里不等。可

以扼要拒守。逆夷儻敢舍舟登陸。則我之伏兵齊發。攻勦

尚易得手。能使該逆腹背受敵。惟金州最為近海。老水貼

岸。其西南面距城自二三里至十數里不等。在在皆可登

陸。逼近城垣。兵力難以施展。祗有東北面可以設伏藏兵。

為伺便進擊地步。孥前查海口時。親歷其境。所有該處地

勢情形。均經奴才所目睹。昨已密函諄囑熊岳副都統祥厚督率旗民地方官及委員等。將我兵礮械軍火。及早運至城東北距海較遠之處。擇要安置。豫備攻勦。茲復欽奉

聖諭。據牛鑑陳奏。傳述嘆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等語。

飭令嚴密妥籌辦理。俾馬車馬礮不能徑行登岸。奴才伏查所屬各海口。原令鄉勇刨挖濠溝。恐尚不能阻隔逆夷車馬之行走。遵即嚴飭所屬。查係海口可通陸路緊要之處。俱挖掘濠溝。寬以二丈餘。深以一丈餘為度。並於道口排釘木樁。堆砌石塊。撒布蒺藜。似亦阻之使不能前進之一法。現已

飛行各屬。一律認真妥辦。

禧恩又奏。再奴才於六月初四日。欽奉五月二十七日

上諭。現據程矞采奏。浙洋夷船。逐漸增添。有前往天津等處窺伺之語。所有盛京直隸山東各海口。務當隨時偵探。加意嚴防。不可稍留罅隙。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查江蘇巡撫程矞采原奏。内開現准浙江巡撫知會鎮海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呂宋等夷。聞有北上天津窺伺等語。該逆糾集醜類。同惡相濟。人或慮其船多勢重。兇燄益張。奴才竊謂此數處夷人。或被威脅。或為利誘。

或以詐邀。未必與之一心。且遠夷甫被糾合。尚不至如㖈夷不可理喻。所在大吏。似宜作為檄文。曉以大義。結以恩信。俾知㖈夷之逆天背理。不可為其所愚。如有不識漢字非檄文所能曉喻者。似可飭令廣東商人。如有與天竺佛喃呂宋等夷素通貿易者。向各該國人。剴切曉諭。破解其愚惑。離散其合從。夷性好貨。惟利是圖。而附近海口商民之財物。初因未經設備。有被㖈夷擄掠者。現在海口商民。半多遷避。無可希冀。且㖈夷得此數夷之幫助。則聲勢日張。久必將此數處夷地蠶食無遺。不但無利可圖。而且有大害在其後。及我兵雲集。一例勦殺。難於分別種類。豈不

代受其殃。況𠸄夷以擄掠餘貲。藉供食用。已屬不支。又添此數處之夷眾。勢必更形匱乏。以此等易動之辭。設法為之離間。並令沿海各處地方官。認真嚴查。斷其接濟。不留罅隙偷漏。不可徒托空言。俾天竺佛喃。呂宋諸夷。無從求食。始知幫助之非計。自必嗒然而返。是該逆雖求助於鄰。能使鄰夷不為其所用。則𠸄夷之勢必孤。辦理庶可得手。

硃批。所言不為無見。俟相機酌行。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嚴防海疆。並深挖濠溝。杜絕夷馬路徑一摺。據查錦州復州兩處海口。距城較遠。惟金州最為近海。其西南面距城。自二三里至十數里不等。在在皆可登陸。逼近城垣。

現將礮械軍火。運至距海較遠之處。並於海口可通陸路地方。空掘濠溝。排釘木樁。散布蒺藜等語。所辦俱屬周妥。惟金州老水貼岸。在在皆可登陸。儻能曉諭居民。早為遷徙。既係空城。自可相機設法埋伏。後路又有伏兵勦殺。當更得力。各處馬隊現已足數調遣。恐步隊兵力尚單。如有警報。著該署將軍酌量奏調。或團練義勇以資防勦。朕聞陸路與逆夷接仗。當以大小礮位為先。繼以擡礮擡槍。又繼以鳥槍。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禦其火槍為要。我兵各執兩層籐牌。夾以牛皮。復用水浸透。可以抵禦火槍。一手執鉤連鎗。鉤取逆匪足脛。令其顛撲。繼以刀矛手砍札。又繼以馬隊衝突。似能得力。著即倣照前說。認真演試。

又另片奏。該逆糾集天竺佛喃呂宋等夷。請曉諭解散。斷其接濟。所言不為無見。俟相機酌量施行。

辛丑

諭內閣。周天爵著馳驛迅赴清江浦。隨同麟慶朱樹李湘棻辦理一切防堵事務。

又

諭。有人奏。𠸄逆糾集天竺佛喃及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語。此等遠夷。被該逆糾合。自係迫以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設法解散。以孤其勢。此事或有轉機。著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如果各夷可以理喻。即剴切宣

示曉以大義俾不為唤逆所愚但須斟酌盡善然後舉行又須持以慎密斷不可少露風聲原片著鈔給閱看周天爵前已有旨發往江蘇以知府候補本日復降旨令其馳驛迅赴清江浦隨同麟慶等辦理一切防堵事務著該將軍等飭令迅速啟程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查長江自崇明直達金焦層層關攔今一旦為七萬里外逆夷所據是疏防於平時非貽誤於今日奴才等言念及此淚隨筆墜夫復何言六月初十日奴才聞報大幫逆船闖過鵞鼻嘴奴才堅定馳往京口應援者原欲親至鵞鼻嘴設法截其歸路以便次第攻勦詎行抵丹陽縣途接州縣稟報知自江口起節節停泊夷船處處要口封閉

耆聞報之次。幾不欲生。至江中葦洲林立。儘可埋伏火攻。並可黃夜鑿其船底。壞其槳舵。誠如

聖諭。較海面當易得手。惟長江猝然為逆夷扼據。不獨商船不能往來。即漁船均亦渙散。一切埋伏。既未能籌畫於事前。迨兵臨城下。豈容著手。惟逆燄日熾。儻由京口內犯。則丹陽之新豐鎮一帶。實關緊要。若由鷲鼻背內犯。則江陰無錫常州。尤屬喫緊。必須節節策應。方期有濟。今與參贊大臣齊慎撫臣程矞采往返咨商。丹陽新豐一帶。參贊大臣齊慎帶兵駐紮。以為江甯後路應援。其常州一帶。咨商調令升任山東臬司崇恩帶領官兵駐紮。前後策應。耆書英駐

禁無錫。控制部署。既可以聯絡聲勢。並可以捍衛省垣。凡
通江河口。現在札飭常鎮道周項督率文武員弁。次第沈
船填塞。又松江一帶。有壽春鎮尤渤帶兵嚴守。崑山縣一
帶內河要口。經督臣派員堵塞。今由撫臣嚴札在防文武。
慎密防範。是省垣左近尚堪守衛。惟江甯現在防守實為
緊急。所有督臣調取槍礮火藥。因江路梗塞。今始分別水
陸送往。查提臣劉允孝帶兵千名。並督臣所調徐州鎮總
兵官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又九江鎮總兵官李錡帶兵千
名。均皆前往江甯。聽候督臣調撥。似可以資捍禦。不致別
有疏虞。再查附近江甯之燕子磯。龍江關。一帶。均為扼要

之區諒督臣早應豫防。第近接督臣來函。以奴才並未帶領
官兵。僅奴才駐紮丹陽。若來此危城。亦復何補。徒然坐困。不
如居外尚可有為等語。奴才展閱之次。無任懸念。正不知督
臣現在如何情狀也。京口滿兵。自城陷之後。紛紛逃竄丹
陽一帶。經奴才已收集男婦三百餘名。當札飭常鎮道周項
轉飭該縣妥為安插。一面飛咨江寧將軍。派員收管。一面
咨行撫臣。照例撫卹。並調防京口之山東青州滿兵。自城
陷後。均各潰散。今奴才陸續收集官員兵丁九十二員名。內
帶兵協領一員。佐領二員。防禦三員。奴才查看該官兵等。雖
軍容不整。而氣象尚壯。仍堪激勵。現今隨營以備撥防。惟

查詢收集京口滿兵內。有領催扎明阿。知副都統海齡下落。當即詰問。據稱城陷之時。海齡將堂印交與印房驍騎校祥雲。海齡隨入內。同伊妻並十九歲次孫。皆在署內自縊盡節。其海齡之十九歲次子。並十七歲女兒。經祥雲同扎明阿。由署內後牆豁帶至漆匠王姓家藏匿。復送至海齡跟役黃二家潛住。其堂印經祥雲擲於署內井中。祥雲隨即投水。扎明阿改裝逃出。又據丹陽縣知縣稟報。鎮江府知府祥麟家人程福稟稱。伊主人因府城已陷。在縣學泮池投水被救。復尋自縊。又被門斗救下。現在奄奄一息。潛住附近縣學民人家內。今逃出稟報各等語。又鎮江理

事同知全興城陷日潛藏民人家內。今逃至當陽業見查

看該員狼狽不堪。笒查該副都統海齡夫婦同伊孫城陷

捐軀。情殊可憫。至海齡現存子女。笒飛咨江寗將軍。派員

查獲。送交該旗。以慰忠魂。其投水被救之知府祥麟及鎮

江理事同知全興。應一併移咨撫臣查明覈辦。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竊臣於六月十六日。將逆夷攻

破鎮江府城緣由具奏在案。笒旋即整頓官兵。曉以大義。人

心思奮。先令提臣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於十六日先赴江

寗。豫備防勦。笒齊慎定於十八日起程前進。適准江蘇撫臣

程矞采來咨。逆夷益肆披猖。京口副都統海齡被害。鎮江府

城失守。現在江蘇地方。處處喫緊。而丹陽壤接鎮江。尤當防其內犯。一面具奏。一面咨會奴才齊慎。將所帶四川廣西官兵。在於丹陽以西。擇要屯紮。奴才准咨之下。即將四川廣西兵七百名。並督臣牛鑑。原撥江西兵一千名。在丹陽一帶。察看地勢。擇扼要處所駐紮。奮力防堵。

齊慎又奏。再奴才齊慎以武生由嘉慶年間。勦捕教匪。洊至提督。身歷戎行四十餘載。查看此次賊勢猖獗。迥非昔比。奴才親身督戰。自卯至未。傷斃逆夷不少。至未正。顧盼左右。已祇有十餘人。其餘官兵。多由僻徑逃走。奴才疾聲呼回。整隊再戰。詎知逆夷四面開放大礮火箭。烟氣迷空。隊伍衝

散○即照軍法亦不勝誅○京口旗兵○嬰城固守○逆夷入城○將旗兵男婦搜殺○所有居民多令出城○心存叵測○不勝憤恨○兼以地方官鮮有殫竭心力者○如常鎮道周頊於奴才初到京口○謁見一次○隨即託詞不知何往○以致鎮城內外居民驚惶○奴才招募義勇○無人應命○縱有大礮○需用人夫擡運○地方官先已逃避○呼應不靈○抑且官兵糧米○糧臺委員祇能折給銀兩○居民遷徙○無從買食○我兵多半枵腹臨敵○惟奴才

身受

天恩深重○不能迅速滅寇○愧憤無地○伏懇

聖恩垂聽○多爲挑派勁旅○救援江省○更將東三省驍勇馬隊○豫先

揀調在天津一帶駐紮。如該逆捨舟登陸。我兵潛伏。俟其挨近突出截殺。可望全勝。

諭內閣。耆英奏。查明鎮江城陷時。京口副都統海齡。並其妻及次孫。同時殉節。該副都統為國捐軀。忠義可嘉。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並著耆英派委妥員。尋覓該副都統及伊妻伊孫尸身。妥為盛斂。並查其現存子女。一同護送回旗。該副都統有子幾人。著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旗查明。一併帶領引見。候朕施恩。俟軍務完竣。著該地方官建立專祠。以表忠藎。伊妻及伊次孫。俱著附祀。又據奏驍騎校祥雲投水。殊堪憫惻。著耆英於查明確實後。咨部加等賜卹。並著於該副都統祠內一併附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耆英奏。京口陷後。分守嚴防。齊慎奏擇要屯防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鎮江失守情形。言之憤恨。此時惟有截其內竄各路。免致蹂躪居民。著耆英齊慎會商何處扼要。即駐紮何處。竭力防堵。鎮江失守以後。該逆是否在彼占據。江北一帶。曾否擾及。江甯省城。現在情形若何。俱著隨時確探馳奏。京口副都統海齡夫婦及次孫同時殉節。忠義可嘉。已明降諭旨賜卹。其次子及女。著耆英訪明下落。派人送回本旗。勿使散失。其收集京口逃散男婦三百餘名。著即送往常州府一帶妥為安插撫卹。均無庸交江甯將軍辦理。鎮江理事同知全興於城陷之日。潛藏民家。旋即逃出。鎮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

各情節。均著耆英詳查研訊定擬具奏。又齊慎片參常鎮道周項託詞不知何往。亦著查明具奏。又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豈不畏死若此。著於擒獲白夷時。詳細審問。遇便具奏。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奴才於六月十六日。復准兩江總督牛鑑鈔寄摺稿。並咨行奴才率帶防浙官兵。迅赴江寗救援等語。伏查逆夷大小船五十餘隻。現在駛近金山。堵截瓜洲鎮江各口。已距江寗省城不遠。溯流而上。瞬息可到。奴才十分憤懣焦急。況江浙均為

國家疆土。脣齒相依。尤為不敢膜視。但浙省定鎮一帶。尚泊

有逆船二十餘隻。占據定海招寶兩處。奴才遵

旨。已札飭前路營帶兵勇各員弁。陸續於暗中調撥前進。豫備有

隙可乘。即相機攻勦。浙江省城。與江甯省城。同為根本重

地。除前後奏

旨奏明陸續撥往江省官兵。計有六千八百名外。現在分駐浙江

省城。及各海口地方。通計征兵八千八百餘名。兵力並不

十分充裕。均經奴才指示安插。晝夜防守。不敢再行調動。目

下江省情形。固甚為緊急。而浙省防勦。亦不容稍緩。奴才實

不敢僅據江督來咨。率行帶兵前往。為此據實奏明。伏候

諭旨遵行。

硃批。前已有旨。

壬寅。湖廣道監察御史呂賢基奏。竊惟逆夷攻陷鎮江府城。漢奸到處放火截殺。聞漢奸助逆。大半為淮南鹽梟。該梟等罪惡貫盈。雖極法懲治。不足以蔽辜。然目思鎮江為南北水路通衢。南漕必由之路。若非急為攻復。目下回空船隻。既多阻滯。來年重運。難保無梗塞之虞。為今之計。欲收復鎮江府城。莫若招服鹽梟。以賊攻賊。可以轉敗為功。查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次名副仗頭。其屯聚之處。則以深江。孔家涵子。為下馬頭。瓜洲老河影。為上馬頭。而以儀徵為總匯。大幫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為羣。皆強很有

技能者。礮位鳥槍長矛大刀鞭鎚之器畢具。平日爭奪馬
頭。打仗過於戰陣。其兇橫如此。誅之不可勝誅。若任其助
逆為虐。置之不問。則勢必至於蔓延。臣愚以為欲服梟徒。
必先服梟徒之首。相應請
旨飭下江南督撫。擇屬員之潔己愛民威望素著者。以計招致大伙
頭副伙頭等。諭以大義。誘以重利。使之投順歸誠。其間果能為
國立功。速復府城者。必以懋賞酬之。則梟徒之首。既為我用。
而梟徒自帖然矣。又糧船水手。類多亡命之徒。儻為逆夷
所餌。則又為虎傅翼。若漕督等果能破格賞勸。激發天良。
則強有力者。皆足以資禦侮。請

飭下該漕督等。於軍船回空之先。剴切曉諭。開誠布公。多方鼓勵。使知奮勉敵愾。水手與鹽梟。併力合攻逆夷。彼必大受懲創。則鎮江府城可復。而運道自通矣。

癸卯。

諭內閣。李廷鈺著馳驛迅赴江蘇。交耆英差遣委用。

諭軍機大臣等。著寶興富呢揚阿。於四川陝甘省。各挑選精兵一千名。揀派得力將弁。並將應用軍械。揀擇精良。豫備調撥。毋稍遲誤。

安徽巡撫程楙采奏。竊本年六月十九日。准兩江督臣牛鑑鈔摺咨會。逆夷攻圍鎮江府城。勢甚不支。江皖連界。令

即一體防禦等因。臣接讀之下。不勝憤恨。前聞逆夷泝江

遊奕。因未接准江甯咨會。不敢遽事張皇。然上下江脣齒

相依。必應豫為布置。密飭遊兵蕪采二營。並陸路各府州

縣。選派兵壯。在於江安交界。加意巡防。並委安徽道周祖

植。親赴江干查勘地勢情形稟覆。正籌辦間。茲准前因。伏

查皖江下游。南岸太平府屬之和尚港采石磯。北岸和州

屬之烏江鎮。距江甯僅百餘里。及數十里。溯流而上。有東

西梁山對峙。為江津第一隘要。過此有南岸之四合山。北

岸之蟂磯。均可伏兵兜截。臣現派遊兵營遊擊郭興阿帶

本營兵三百名。宿州營兵一百名。會同廬鳳道鄭家麟督

同和州知州善貴駐烏江鎮防堵。派六安營參將張雲亭

帶本營兵二百五十名。壽右營兵一百五十名。駐西梁山

防堵。派署廬州營都司古維藩帶本營兵一百名。潁州營

兵二百名。駐蟂磯防堵。派甯國營參將恩長帶本營兵五

十名。廣德營兵一百五十名。壽中營兵二百名。會同當塗

縣知縣李以晉駐和尚港防堵。派徽州營參將經文岑帶

本營兵二百五十名。壽右營兵一百名。駐釆石磯防堵。派

蕪釆營遊擊萬具帶本營兵一百五十名。宿州營兵一百

名。駐東梁山防堵。派潛山營遊擊阮關基帶本營兵一百

五十名。宿州營兵一百名。池州營兵五十名。駐四合山防

堵。兩岸駐兵之處。均係聲息相聯。北岸派委盧鳳道鄭家
麟。南岸派委安徽道周祖植。往來策應。自江甯至皖省交
界水路為要。長江接仗。火器為先。以上防兵。俱駐南北對
岸。儻遇賊船駛近。測量礮力能及。兩翼齊心夾擊。聲勢連
環。足使逆夷落膽。皖省存營礮位。有可以致遠二三里者。
用之得法。亦足破敵摧堅。南岸險處較多。已在各營調取
法熕等礮一百二十四位。北岸僅止烏江鎮及西梁山蟂
磯等險。已調礮五十二位。交該道周祖植鄭家麟會同將
領分別安設。臣將應行事宜。趕緊部署。俟各路兵礮齊集。
亦即奏明挑臣標左右二營弁兵二百名。並調上年江北

所募驍勇四百名。馳赴蕪湖。臨時酌量添撥。以濟聲援。該
將士志切同讐。膽氣自應百倍。臨時面加激勸。務使該逆
夷不敢窺伺。仰體
皇上宸廑。皖省十八標營。額設兵九千四百餘名。前上兩年。陸續
調赴江浙。已三千一十八名。此次又派防二千六百名。存
營無幾。江北民情强悍。且慮有私梟聚而滋事。計各營留
兵已形單弱。故飭各州縣派撥民壯協力嚴防。如果夷艘
竟逼金陵。皖兵即應乘機會勦。現時所調之兵力不厚。臣
又飛飭廬鳳道就近檄催所屬各續募勇健數百名。隨營
調用。軍前得收一荷戈之卒。地方即少一遊食之徒。惟南

北道路綿長。如防堵實有不敷。容臣奏調鄰省精兵來皖
協濟。至省城根本重地。關繫緊要。責成布政使徐寳森會
同署安慶協城守營副將蔡邦慶慎密鎮守。可期得力
硃批。祇知照例防堵。兵數又單。實不可靠。一謀弗展。奈何。
程楙采又奏。再現署壽春鎮總兵安慶協副將龔保。平日辦
事安詳。惟才具尚欠精勤。難勝專閫之任。現因夷匪在蘇
滋擾。該鎮為江北要衝。撫馭巡防。均關緊要。臣不敢因現
無貽誤。稍存遷就。而又別無可以委代之員。合無仰懇
天恩。敕部揀派曾經出師副將一員。迅速來皖接署。實於重鎮有
裨。

硃批。何不早奏。

諭內閣。署壽春鎮總兵觀保著來京引見。

又

諭。岱昌著馳驛迅赴安徽。署理壽春鎮總兵。

又

諭。桂明著馳驛迅赴安徽。隨同程楙采辦理防堵事務。四川建昌鎮總兵。著寶興派員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逆夷駛入大江。安徽防堵緊要。著裕泰於其濟於湖南省揀選得力副將一員。馳驛迅赴安徽。交程楙采差遣委用。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已降旨令岱昌署理壽春鎮總兵矣。安徽省防堵緊要。著奕經簡派精兵六七百名。交該署總兵管帶迅速馳驛前往。毋稍遲誤。

又

諭。程楙采奏。派兵防堵一摺。逆夷闖入大江。安徽界連江省。防禦極關緊要。該撫僅於南北對岸。派撥員弁。分兵設礮。照例防堵所防之地既多。所派之兵復少。萬一該逆船隻聯綜豕突而來。兵分力單。必致一無足恃。況江岸相對甚遠。所設礮位。據稱僅可致遠二三里。即兩翼齊心夾擊。亦恐礮力未必能及。似此分

投堵禦。何如揀擇要隘。設法嚴防。著該撫速行酌量該省江路扼要之區。相機用計。設伏截擊。並於後路埋伏官兵。層層接應。務使該逆進有所扼。退有所制。大江之中。葦洲林立。儘可用商漁小船。裝載柴薪引火各物。暗藏洲內。乘夜突出。逼近賊船。縱火焚燒。當可制其死命。且沿江一帶。船戶居民。多善泅水。或以重價雇募。鑿其船底。壞其槳柁。亦足奪其所恃。不敢長驅直入。又或於沿江港汊。豫伏精兵。誘之深入。併力攻擊。方為確有把握。如該省兵力不敷。著即照議續募勇健隨營調用。並准於鄰省一面飛咨調取。一面奏聞。另片奏。署壽春鎮總兵觀保。不勝專閫之任。觀保著即來京引見。壽春鎮總兵。已有旨令岱昌帶

領精兵六七百名。由浙江前往署理。並著裕泰吳其濬揀派得力副將一員來皖協同防堵矣。嗣後有關軍務文報。均著由六百里馳奏。

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壘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

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齊慎等奏。逆船駛至京口。連日接仗情形一摺。京口為大江鎖鑰。若逆船由瓜洲進口。直趨揚州淮安一帶。則處處防範宜嚴。前已有旨諭令該河督設法堵禦。儻兵力尚單。或就近酌調徐州兵丁。以資策應。或於隱僻之處。潛設伏兵。俟逆船駛入。縱火焚燒。再以精兵截其歸路。當可得手等因。欽此。又六

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牛鑑奏逆船闖過京口瞬息可到江甯現在竭力防守一摺江甯爲省會重地牛鑑現在彼專辦防堵江北一帶勢難兼顧著責成麟慶加意嚴防等因欽此當查夷船入江後據江都縣稟報初十日停泊瓜洲經守備曾廣楹帶兵堵禦該逆夷見即放礮連傷二兵居民驚散十二日駕杉板船直入瓜口因三汊河已有官兵防堵隨即折回由閘關横阻河道不准民船往來又據揚州府稟報初十日有土匪引夷由外港繞至三江營地方登岸砍傷額外顧鎭海兵丁張文搶搬軍庫該署守備葛長松聞信趕往追勦經兵

丁湯文壽奪獲夷刀一把。匪即遁至江邊。有小船接應而

去等語。臣以該逆夷搶去軍裝。誠恐有冒充兵丁等情弊。

札飭各營縣嚴加防範。近探得夷船仍在大江遊奕。瓜儀

各口。均有三桅夷船停泊。攔截行人。不容過渡。其駛往江

甯之船。作何舉動。尚未得確報。揚州淮安一帶。則因兵力

甚單。民多震恐。臣惟與所屬各員。將一切防堵事宜悉心

籌備。外示鎮靜。以固民心。至徐州鎮標兵丁。日前本擬調

用。因知其屢次調往上海。為數不少。該處界連曹單潁亳。

民情強悍。存兵尤不宜單。現飭徐州道查明有無可調。覆

到再覈。至團練鄉勇。易聚難散。官不可用。而守望相助。民

尚可為。現在兵既短絀。不得不借資民力。是以檄飭淮揚各州縣。勸諭紳商。捐資團練。自相保衛。並以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淮北監掣同知朱流。兩淮候補運判鄭士彥范守誠平日與商情熟悉。特委該員等。幫同地方官。勸獎以成此舉。所有團練事宜。仍令該紳商自行經理。查揚州距瓜口僅四十里。當逆船駛入大江時。人心驚惶。紛紛遷徙。鄉閭或夜半訛傳寇至。因而羣起逃避。匪徒即乘機搶掠。實屬為害閭閻。且江北向有鹽梟。誠如

聖諭。深慮竊發。更慮潛投逆黨。臣惟當督飭地方官。欽遵

聖訓。力加防範。近又調到團練河兵。勤加操演。清江地方。尚屬安

靜。嗣後淮揚一帶。儻有梟匪滋事。若非立正典刑。難肅法紀。應請由臣督飭地方文武。拏到盡法懲治。其應解省者。審實徑解臣處。覈實正法。以儆兇頑而杜萌孽。

麟慶又奏。再正在繕摺間。接據兩淮鹽運使但明倫馳稟逆夷於十四日攻陷鎮江府城。將船儘靠北岸遊弈。並由瓜洲小口上岸。將由閘關占據。揚城甚為危險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查揚州兵力本單。而夷勢如此猖獗。萬一逆船蜂擁而至。勢不能支。設有疏虞。江北各處震動。危急情形。不堪設想。清江浦本有河庫。又有運庫移貯銀兩。尤為重地。應懇

聖恩迅敕山東河南兩撫臣速調精兵各千名。酌派將弁。管帶來浦。以資防守。又江蘇軍需。部撥山東河南等省銀八十六萬兩。前准撫臣咨會。飭令河庫代收。旋據該道詳稱。庫房本窄。已添貯運庫銀兩。無處再存。即經飭司另籌分貯。現既不能渡江。當飭在徐州府庫暫貯。俟查明有可繞之道。即行設法解蘇。以昭慎重。至文報准

欽差大臣耆英咨會。京口儀徵江面既不能通。應即改道浦口。業經通飭遵照。

麟慶又奏。再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破夷之法。先破其船。用巨木捆縛有力。上置引火各

物。下繫石塊。不致漂蕩。安置上游。夷船入口。便將捆縛巨木順流放下。使之借助水力。急湍激發。衝擊逆船。便可破碎。又於木端用各種鐵鈎。鈎住船板。不能立脫。著麟慶即擇急流處所做照前說製造。如果試驗得力。即著購木趕辦。俟逆船駛入。即以此法破之。務當悉心籌畫。以求有濟等因。欽此。查臣前摺所陳。

飭委外南營守備黃佩購辦木植。以備紮筏縱火等用。即係此意。惟木筏以散合整。須用鐵鍊束縛。鐵鋸鈎聯。方不致見火自散。且鋪底必平。配勢必勻。方使風不可翻。水不可沉。其大小多寡。則隨河勢酌定。又筏端古有簽錐之法。取其銳利。較諸曲鈎得用。如逆船敢入內河。擬將木筏燃

火。乘流下放。遇船戳住。或不能立脫也。若僅用巨木衝擊。非乘水漲溜急不行。且逆船甚堅。恐未必一撞即破。似不如紮筏得力。現已密飭該備趕緊備辦。如果有益。即行多製備用。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遵旨辦理情形一摺。據報初十日。逆船停泊瓜洲。轟傷官兵。十二日。逆船在由閘關橫阻河道。並有匪徒搶搬軍庫。現飭徐州道查明兵數。並令紳商團練鄉勇等語。覽奏均悉。揚州距瓜洲僅四十里。且為江北藩籬。必須竭力保守。計狼山鎮順得所帶之兵。不日可到。其南陽鎮都勒豐阿及所調山東河南官兵。諒接奉諭旨。即已起程。如李湘棻未到以前。

曹州兗州兩鎮兵弁。已抵清江。即著麟慶先行管帶。並將先到各路官兵。於揚州扼要口岸。嚴加防範。至梟匪乘間滋事。尤為可慮。拏獲後自應立正典刑。著照該河督所議辦理。御史呂賢基所奏。招服鹽梟以賊攻賊原摺。著鈔給麟慶閱看。儻能訪其著名頭目。設法招徠。或懸以重賞。或給予頂帶。既可助順討逆。兼可潛戢亂萌。著麟慶酌量情勢妥速辦理。另片奏木筏上安鐵錐。較之曲鈎得用。現已趕緊試辦。即著照議趕緊製辦。其內河扼要之所。有可堵塞者。相機堵塞。杜其內竄之勢。至江蘇軍需部撥山東河南等省銀兩。河庫既不能存貯。即暫存徐州府庫。再行隨時酌辦。毋稍疏虞。

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臣竊見夷氛不靖以來。

皇上命將出師。二載於茲。未能挫彼兇鋒。揚我

威靈。茲逆夷竟敢直入大江。與我兵久持。攻陷城池。驕盈已甚。處處恃火礮之利。以為無敵。而不知以火制勝。亦必將以火取敗。乃事理之必然者。夷船堅大。師船不足以禦之。惟有火攻一法。乃彼所深畏。是以多方豫備。刻刻隄防。欲用火攻。必令其無所措手。方足制其死命。反覆思維。未獲良策。茲見廣東生員張煥元防夷書內。有木簰火攻之議。語皆的當。切實可行。其議本係用於海洋。今在江中更易得力。

謹鈔錄恭呈

御覽。惟此時若於江蘇辦理。不惟該地方軍務方急。無暇及此。亦
恐逆夷探知。多方阻撓。不能剋期集事。可否
敕交湖廣總督安徽江西巡撫。密委幹員。於上游便地。照法製造。
並揀派勇敢將弁。率領兵勇。撑駕順流放下。停泊近港。乘
潮退風順月黑霧重之時。圍而焚之。無論何等船隻。可使
盡成灰燼。逆夷犬羊之性。祇知畏威。不知懷德。其貪冒狡
詐。非可以情理諭恩信結也。廣東之事。已有明徵。仰賴
宸謨聖斷。洞見其情。狡譎之謀。不得復逞。臣竊料京口之地。彼亦
未敢久據。必將盤踞焦山之下。以為挾制之謀。必須令受
重創而去。不敢復萌窺伺之心。南北咽喉之地。方不致時

虞梗塞。從此有所儆懼。悔罪革心。庶為久遠之計。
一備木簰。每簰橫闊三丈。豎四五丈。用兩梲夾竹。浮水有力。簰面開數井。使戰急時。可從井入水躲避。或出或入。隨時變通。簰前半堆溼草。高四五尺。以纜結之。每束草以竹篾找扎堅實。取其動而輭也。輭則受礮。動不致傾。溼草之外。仍鱗次疊掛溼牛皮為甲。溼草之下。藏二木架。高二尺餘。以為礮屋。上以竹筒夾藏草中。以窺敵情。其草厚一丈。內三五尺。夾藏油棉胎爛布。仍以溼草鋪面。使人不覺。只知積草以禦礮。不知實積草以發火也。草後立人。左右各置礮二尊。中有飛輪。旁列十六槳。尾二櫓。頭用長鐵標五

尺餘二支。作蝦蟹形。以撞其鬼扒艇及火輪船。并使撞入夷船底中。急不得脫。又用長鐵鍊八丈一條。臨戰時。每簰相連。六簰為一大連環。三簰為一小連環。每排四十人。後拖蟹艇漁軍一隻。每蟹艇漁軍。設八槳二橈。礮一尊。竹礮木礮數尊。亦以溼牛皮為障。每以一連環圍夷船一隻。鬼扒艇長約十丈。周迴共三十餘丈。火輪船略同。即以小連環圍之。鬼戰船長約二十三丈。周迴共七十餘丈。即以大連環圍之。順流直抵。不懼礮攻。平排並發。連如長城。法常山率然之勢。擊首則首向敵直抵。而尾捲圍之。尾中間亦然。但圍時即挑去上面尺餘溼草。發火燄騰。六排並舉。雖

有水車水鼓等物。無如火氣轟烈。再加以每舞各備大噴筒四枝。初發火未大熾。先點噴筩向夷船噴射人無跕足之處。及火大作。人跳落舝艇。發礮奮攻。礮乘火勢瞬息可盡。夷人恃礮。惟此礮無著力處。夷人恃船。惟此船無著力處。恃火箭而不能燒我。恃火輪而不能襲我。夷人善於旁擊。而擊我者必著我圍。夷人善於攻堅。而攻我者必致自困。借水以為力。用火以為攻。步步以為營。多多而益善。此金鎖玉連環陣也。

諭軍機大臣等。杜受田奏。廣東生員張煥元防夷書內。有木舞火攻之議。鈔錄呈覽。著將原片鈔給牛鑑。麟慶。程矞采。程楙采閱

看。聞江蘇安徽。向多四川湖廣。各省木箄停泊。儘可將現有木箄。如式改造裝載柴薪引火各物。乘夜順流放下。逼近賊船。縱火焚燒。即將來賊船駛退。亦可尾追其後。暗用火攻。均可制其死命。惟在該督撫等相度機宜。妥速辦理。是為至要。